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之二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九

陸賡

李泌

子繁

姜公輔

劉從一

蕭復

趙憬

盧遠

崔損

趙宗儒

父聯

張延賞

子弘靖

孫文規等

元孫貴桓

陸賡字敬典嘉興人父備深陽令賡早孤勤攻學業特立不羣

弱冠登進士宏辭兩科調鄭縣尉辭歸省母過壽春刺史張鎰

留與晤言大加稱賞臨行致贈堅辭拜受新茶一串復中書判

拔萃主渭南縣簿天才富瞻動千百言沛然有餘嘗說黜陟使

吏何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

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時皆避其言

語載舊史

遷監察御史德宗在

東宮聞其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贊賦性忠盡每感主恩思有

以報會馬燧請濟師河北討賊李希烈復寇襄城詔問策安出

贊言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

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不能

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

之地益以鄧襄鹵褻之賞東寇則饕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

急也代朔邠靈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山東將多而勢

分兵廣而財屈以李勉文吏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之

衆以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今若還李光河陽

以援東都使李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

東則梁宋安矣夫關中王業根本往古及今居重馭輕往時祿

山雖亂羣牧尚有馬州縣猶有糧以後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敵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復請濟師陛下爲撤武庫兵竭內廐馬占將家子公私畜牧皆盡又告乏財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竊發何以備之幸聽臣計追還神策及將家子罷京師間架榷酒抽買貸商點召之令帝不聽後涇師變贊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奏報區畫日不暇給灑翰卽就若不經思遠成而奏皆周盡事情曲中機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拱于嘆服帝嘗以行稱呼爲陸九而不名且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益親倚至解衣衣之同列咸不敢望雖宰相外主大政而贊居中參裁可否號爲內相每言變起倉卒乃羣臣罪意指

盧杞帝護杞因曰卿不忍過朕故有是言然自古興衰有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贊反覆陳其致寇之由

語皆見奏議集中不能悉錄

時逆

泚雖退猶未收京帝令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勸以數對羣臣參日論事許言過失若有軍務見不以時帝曰朕豈不推誠亦能聽納但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類非忠直至憚人賣弄威福今茲正蹈推誠之敝又諫者不密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其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對豈云厭倦贊極諫不可因噎廢食懼溺自沈所謂誠信致害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神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輕撫不以情則輸忠薄上行下效若影附形故惟至誠而後能責人今方鎮有不誠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違以陛下所有

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恐非所以爲悔也。其言諫者引善自與歸過於上。亦非其美。夫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以實爲虛。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遠可重之事。重其事則存可棄之人。天下之心由是失矣。若云雷同道說。加贊則窮臣謂雖窮其辭。未能窮其理。能服其口。未能服其心。若是者。凡以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上有六。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便是也。下有三。謂諛。頌望。畏懼。是也。惟好勝而耻過。故甘佞。

辭忌直言諛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術明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屈威而恣愎。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可遽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時賊尚未平。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大號。兼欲改元。贊諫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機。陛下宜痛自貶損。不宜益美名。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人主重輕視德何如。不在稱謂。若以也。難常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威。帝從之。但改興元年號。以赦令。粟付贊使商討。贊知帝執德不固。因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

延宜廣潤澤宜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人得所欲安有不服哉又  
言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  
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度可行者宣  
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因得奏罷瓊林大  
盈二庫頃之遣往李懷光議事語纔及李晟訖言吾無所藉贊  
卽歸美其雄使不得翻覆還奏懷光寇奔不迫師老不進羣帥  
爲所沮抑必反無疑勸帝下詔悉如其意無辭歸短於朝晟與  
李建徽陽惠元並許屯東渭橋託以戢兵寡俾爲犄角帝猶豫  
謂晟移屯已忤彼意若又遣二將俱東彼且爲辭不如少須之  
未聞旬懷光果奪二軍帝驚徙幸梁州道中遇事必與謀議論  
罷獻瓜果者與官時棧道危險從官前後相失帝夜次山館召  
之不至流涕使購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乃上謁帝喜見顏色太



子親王皆賀俄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帝惡李楚琳暴亂奪其位欲代以渾瑊數遣貢使不得召見贊諫業已詔許今顧望持兩端此乃天誘其衷我得通歸塗濟大業帝大悟召見其使優詔慰安之又欲加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奏言官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心結勲臣憤亦止及京師平帝詔渾瑊訪奔亡內人欲使給裝赴行在贊諫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今先務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厯享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常離潰之後多私將士何必挂意言皆陰失帝意乃不得爲相授中書舍人母韋氏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至京俄宅憂客居東都諸州遣不受惟布衣交章臯所致詔令受之復遷故鄉父柩

合寔洛陽服除改容慰撫谷遇彌渥命權知兵部侍郎內職如故以論實參黷貨爲所忌沮貞元七年罷學士正授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久爲邪黨所擠意在得位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爲已任事有不便多所條奏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擯忠良天下怨疾至除用庶官悉已參詰宰相虛位贊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帝初許之俄又宣旨外議諸司所舉多引川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復詔宰相自加選擇勿用諸司贊深明其不然以往者天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故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獨任聖聰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帝雖嘉其所陳前詔竟寢兵荒之後調遷艱難吏緣爲姦請自今分內外員爲三每歲

計闕集人每旬與賈耽盧邁趙憬一人決判可否檢柅吏姦天下使之自以宰相鎮撫四裔欲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自河隴陷蕃每歲調河南江淮兵防西北邊士不素練兼統制不一虛應故事乃上陳其弊語不重錄又奏致其八利去其六失罷四方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一以本道衣廩資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一詔度支市牛繕器以給至者并口糧種子勸之播時旣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然後建文武大臣一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兵屬之一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通靈夏兵屬之一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兵屬之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揀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詔雖優答不用班宏卒薦李異判度支帝漫許之而自用

裴延齡贊言其僻戾躁妄不可用上書苦諫帝不憚罷爲太子  
賓客復以吳通立譏毀帝發怒欲加誅賴陽城等交章論辨貶  
爲忠州別駕後稍思之諭旨刺史薛延齡慰勞羣阜數上表請  
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名還未至卒年五十二贈  
兵部尚書謚曰宣生平樵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仲之  
爲典謨俾狡猾向風懦夫爭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  
典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賢  
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揚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又有中  
書奏議七卷尤善感動人心痛自咎悔不吝改過凡詔書所下  
雖武人悍卒聞之無不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赦令至山  
東大小皆感泣思奮臣知賊不足平也故議者爲興元戡難之  
功贊益有助焉及輔政不自私顧譏陳時病可爲後法當時所

用纔十之一。或勸其規短太過。輒應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迨恤其他。貶所十年。閔戶自艾。人罕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子簡禮登進士累辟使府。

冊曰。木仁祖義止亂解紛。唐臣冠冕三代華勲。光我簡冊。壯我人文。世鮮雍熙。有臣無君。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父承休。吳房令。泌七歲知爲文。玄宗嘗召能言孔佛道者。荅難禁中有負。俶者年九歲。詞辯注射。聞者皆屈。帝異之。因問有類若者。以泌奏。令召之。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欲試其能。語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隨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起賀得奇童。帝賞其精采。賜束帛。令還家。教善養。

視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內。以苦嚴挺之勳。直悅肅誠。耿  
美。泌率爾諫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  
改容謝。因呼小友。及長。博學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  
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耻隨常格。仕進遨遊。尚華終南。間慕神  
仙不死。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召見。令講老子待詔。  
翰林院。仍供奉東宮。皇太子厚遇之。因賦詩。謾謂國忠。祿山權  
臣。疾之。斥置新春郡。益深入山林。習隱。自適。靈武踐祚。物色求  
訪。至彭原。謁見。陳古今天下成敗之幾。甚稱青廷。致卧內欲授  
以官。固辭。願稱山人。人從議事。由陪輿。輦衆咸指目。黃衣者聖  
人。白衣者山人。帝聞。因授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四方文狀。  
將相遷除。皆與謀議。惟踰宰相。會咸屬意。建寧王爲帥。泌密白  
廣平王冢。勸有君人量。帝從之。卽拜廣平行軍元帥。泌爲司馬。

語以曩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軍。可謂三代資卿道義矣。帝惡李  
林甫東宮時數構譖。欲掘冢焚骨。泌勸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  
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今又在南。聞陛下錄故怨。將不懌。萬一  
感疾。是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  
對曰。賊固苟得所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部下惟周孽高尚等  
數人爲之用。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夫王者之  
師。當務萬全。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山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  
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隨緣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不出二  
年。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亦疲。我方  
以逸待勞。率所徵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  
王爲范陽節度大使。與光弼北並塞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

竊當死河南帝以西兵大集欲速得長安何暇千里先事范陽  
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礮西突騎西北  
諸兵耳今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  
不可以戰俾賊得休兵養徒勢將復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  
平奏迎上皇帝請歸東宮以遂子道上皇初得奏荅曰當與我  
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東帝憂之泌勸帝人臣尚七十而傳况  
可勞上皇以天下事乎乃具奏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  
孝養上皇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時上信崔圓李  
輔國泌爲所嫉畏爲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  
盧代宗立召至舍遂築殿書閣尚未娶妻不食肉賜以光福里  
第彊食之肉爲娶故朔方留後李暉甥女婚日敕北軍供帳元  
載惡不附已除爲秘書少監充江西魏少游觀察判官載誅召



還常袞復忌盛言南方凋瘵藉以治之詔權御史中丞充澄朗  
峽團練使俄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  
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議者以旱蝗欲赦之泌破一桐葉附  
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  
赦帝與吐蕃約破朱泚賂以安西北庭旣而成功帝業已許欲  
遂如約泌奏二鎮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且分吐蕃  
勢使不得并兵東侵今一旦與之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  
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初拜陝虢觀  
察使始鑿山開道至三門以便餽漕錄功加禮部尚書三年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鄴縣侯奏復張延賞所減州縣官員帝  
問今戶口減承平時三之二何爲復之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  
事多承平十倍况所減官員扶老携幼隨牒之任流離困敝還

歸無所陛下欲省州縣則不可省官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  
非常員也因問何爲冗員乃條奏州參軍無職事及至德以來  
兼試額內官比正員多三之一中朝常侍賓客左右贊善可令  
復舊諸王未出閣不除官屬所收俸料及公廨錢多於減員帝  
悅故在任三年拾遺補闕唯用韓阜歸登後再用韋綬梁肅又  
奏外州縣月奉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請取中外除陌及缺官  
俸額外職田并刺史執刀司馬軍事等錢合三百萬貫別貯戶  
部庫用五十萬隨官閤劇普增其奉餘二百五十萬以資國用  
令中丞竇參專掌後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順宗在東宮  
妃蕭氏坐母郃國公主薨嫺幽禁中帝怒有廢太子意而數稱  
舒王賢泌諫曰陛下有一子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  
事爭且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帝曰卿違朕意獨不顧家族

耶。對曰。臣衰老。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悔曰。我惟一子。而不苦諫。必不全。臣子則臣祀絕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卽泣下沾襟。因稱昔太宗詔凡太子藩王兩疑者。皆廢之。若太子得罪。請立皇孫。千秋萬歲後。陛下子孫尚有天下。卻國特爲其女姑忌而蠱惑東宮。豈可因累太子乎。帝寤。太子始得安。時防秋方急。藩鎮州縣懼國用不充。匿不敢言。遣元友直勾勸兩稅錢帛。請赦其罪。但令革政。自非於法。應留悉輸京師。明言逋賦可徵者。徵難徵者。罷敢有淪沒者。罪又奏。自河隴陷沒。安西北庭諸凡使人在長安者。悉仰度支。然皆娶妻育子。置有田宅。宜停廩給。使願歸者。假道廻紇。不願者。自陳。授以職役。請皆分隸神策諸軍。凡四千餘人。歲省五十萬緡。禁旅益壯。又請募西京戍卒。耕亂後荒田。以次漸復府兵。上皆從之。帝以時事稍異。與

元李晟馬燧澤城各還實封又裁損方鎮私獻用頗缺之詔  
歲給官中錢百萬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而  
天下紓矣又嘗從容問盧杞請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  
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奸安致建中  
禍耶其害楊炎罪不至死帝曰卿言誠有之但楊炎視朕如三  
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  
亂卿尚記桑道茂語乎乃命所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  
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費言計惡矣俄兼集賢殿崇文  
館二大學士知院事監修國史以學士加大字乃中宗時張說  
爲之固辭許之四年八月太史奏月蝕東壁大臣當有憂者明  
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子繁少才警無行陽城爲泌  
所引故重德泌而親信於繁及疏裴延齡奸惡密記誦以示明

日奏入。延齡先訴於帝。怒不爲省。士論薄之。委棄累年起爲太常博士。寶曆二年。敬宗誕日。命與丁公著、陸亘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擢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終隋、亳二州刺史。

冊曰：留侯多智，泌豈其儔？先事范陽，功故不酬。議命議儲，兩言實優。醇不如貴，縱橫者流。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有高才能。敏識登進士制策，異等補校書郎。轉右拾遺，上書母老，賴祿以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召爲翰林學士。德宗甚器之，每進見，敷奏詳雅，特承恩顧。朱滔問道以蠟書邀泚，其助田悅、馬燧獲之，召泚還京。初尚不知諫，以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殺之，無自養虎貽害。不從。俄而澤師亂，帝自北門出，亟前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拂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帝倉

卒亦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又諫曰：鎰雖信臣，然文璽吏所領涇師皆泚部曲，并漁陽突騎，泚若倂立，軍且有變。非萬全策。廼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時諸道勤王兵將趨奉天帝，聞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乃詔距城一舍而止。公輔又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切爲陛下危之。帝善其言，悉納諸軍。泚兵果至，數事咸如所料。擢爲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委之腹心。帝悼惜長女唐安公主，遣使詔加厚葬，起塋塚。公輔諫曰：不久賊平，主必歸葬。今行道中，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曰：累斃爲塔，費甚寡，約不必宰。相國預且對學士陸贄言：公輔惟欲指朕過失，贄曰：公輔官居諫議職，任輔臣，獻替納誨，乃其分內。帝曰：不然，朕本以其才不足任，相許令求解，頃屬多事，因循彼內知，且罷故，賣直以售名。

爾再三救護不獲下遷太子左庶子母喪服闕復爲右庶子久而不遷因贊輔政數求陞任贊密謂裴寶相屢爲公擬官上輒不悅由是恐懼請罷去爲道士帝問其故乃隱贊言對以參語帝怒叅以爲漏洩遣使齎詔責讓黜公輔泉州別駕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劉從一宰相祥道孫父儒之京兆少尹從一舉進士宏辭二科授秘書郎補渭南尉雅爲常袞所重薦授監察御史母憂服除盧杞又薦超遷侍御史避親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普王爲元帥討李希烈奏爲判官遷吏部郎中轉御史中丞從幸奉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德宗遇之甚厚然無他才不能有所匡輔惟容身遠罪而已會上多猜忌帝與同列蕭復李勉盧翰奏事畢同歸中書舍

人馬欽緒至揖從一耳語有言朝來所奏與蕭復使進勿令翰  
勉知復以爲未諭聖心已而陳述尚爾且唐虞有兪曰之言朝  
廷事合與公卿同議若翰勉不可在位卽去之旣在位何故獨  
避之耶從一以聞帝遂罷復從一貞元初辭疾罷爲戶部尚書  
卒年四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

蕭復字履初祖蒿宰輔父衡駙馬至太僕卿復生戚里豪侈獨  
秉清操弊衣陋室力勸同學從名士夙儒游處兄華每嘆異日  
必典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至太子僕廣德中歲饑處之自若  
大曆中歷欽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  
史歲歉發廩被劾削停刺史久乃拜兵部侍郎建中末進戶部  
尚書扈狩奉天帝惡其庫隘欲移幸鳳翔復諫鳳翔乃逆泚舊  
戍之地當有同惡者駕遂止無何李楚琳果作亂拜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別對奏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  
盧杞楊炎穢瀆聖聰皇猷隔奪以致今日雖當危急伏願陛下  
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伊阿衡免臣不敢當頃之又而  
責杞諂諛帝謂左右曰復慢我因令往江南安撫興元初又進  
門下侍郎而陳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名位甚高首臣希  
烈至如鳳翔判官韋阜名位雖卑挺挺抗忠獨殺幽卒數百人  
不應楚琳請以阜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許之未幾  
又奏宦者監軍之權太重帝不悅因許辭疾罷政又坐弟升尚  
主罪廢貶檢校左庶子廢居饒州卒年五十七爲人性孝友處  
家雖睦砥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爲相臨事方嚴數啗帝  
意故居位亟解坐族子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子湛孫翼曾孫  
邁見後

冊曰堪嗟世主難信易疑效猶可憑忤不可移何事姜公  
獨勤夢思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曾祖仁本祖誼歷右司郎中父道先  
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以褐衣  
上疏諫營泰建二陵用度汰侈西蕃入寇天下存饑宜遵儉制  
時議稱之後連爲州從事試江夏縣尉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  
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母喪哀毀幾絕有芝生墓樹服除授  
水部員外郎表爲湖南李丞觀察副使檢校工部郎中丞卒知  
留後事尋授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賜金紫代歸京師閉門  
不妄接人以李泌薦召對別殿素負問學措辭明辯敷奏稱旨  
德宗悅拜給事中貞元四年關播送咸安公主下降迴紇命爲  
右僕射充入蕃副使前後奉使多私賫繒絮便市馬匹回以規

利愷獨無染人嘆其廉使還還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  
歲終考功課殿最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  
使劉滋多其知過更升上考寶參罷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  
陸贄同列贄於裁決少所推讓歲間徙門下侍郎疑贄排已欲  
奪大政心頗不平數稱疾不預事由是有隙會侍郎杜黃裳爲  
中書議詆中丞穆贄少尹韋武萬年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  
裴延齡構陷約贄於上前共執退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其姦  
帝變色不悅愷默然無言遂罷贄知政愷始當國精於理道常  
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寬刑懇懇爲上言之又陳前世損益  
并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謂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  
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二議庶官謂古言拔十得五陛下  
乃曰十得二三今宜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其才能

試以政事三議諸司闕官。大凡京師要官以材行闕官以恩澤。今簡拔少而優容衆。故要官闕多。閑官員一且補閑員。務求梁棟四議考課。今內外庶僚課最尤者固擢以不次。臣謂尤宜責其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示以遲速之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如限。亦與之平轉。而歷試之。即可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矣。五議遺滯。陛下委宰相舉才。不能徧知。必訪之庶僚。又不徧知。訪之衆人。皆互有臧否。十人譽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必須兼聽。並收以舉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僚屬。今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諸使辟署。各務精求。能否已試。引之於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荅。輔政五年。以暴疾卒。年六十一。遺表上帝。悼惜之。廢朝三日。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爲人性清約。位居台鼎。門第僕從無異儒家。祿奉先

建家廟不及產業鎮潭州時部列刺史令狐峘崔儼自矜朝列法度稍踰以正彈治二人怨毀數彰其短及爲相不念舊惡擢儼大理卿至右丞峘方貶衡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四子元亮至左司郎中知雜御史全亮侍御史桂州防禦判官宣亮承亮皆門蔭授官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徙居河南爲人仁亮謹厚叔舅崔祐甫甚親重之明經及第歷太子正字改藍田尉復試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以文行薦入爲集賢校理遷右補闕侍御史刑吏二部員外郎時遭蝗旱族屬皆客江南懇求外補除滁州刺史召還歷司門郎中右諫議大夫累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當考課自謂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當居上考人多其讓遷尚書右丞嘗議將作監元豆當攝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按禮

記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期親喪并齋中疾病卽還家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誡之文惟許以忌日給假乃常令也今攝祭享特命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卽以常令慢特命非所宜遂坐罰俸貞元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憬遵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近代宰臣多自崇重五服皆不過從臨弔獨邁友愛恭儉振起薄俗從弟延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柩過京師哭于城東路次叔下邳令休沐過家與羣弟子姓終日奉侍無位貌之異時議多之所得奉賜賑恤嫻舊之乏者俄病暴眩輿歸詔宰臣就問堅乞骸骨除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無子以從子紀爲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以下名位俱微損大歷末登進

士宏詞二科授校書郎爲咸陽尉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明年趙憬卒盧邁病告中書虛位累日素善裴延齡薦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趙宗儒同日知政並賜金紫比無聲望制下之日中外恨失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不敢措一言踰年轉門下侍郎爲八陵修奉使時舊宮爲野火所焚命於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修葺其中牀聲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視祝然後授損送於陵所後以久疾賜絹二百匹爲醫藥費踐歷兩省清要無卓卓稱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論薄之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損獨以柔佞遷恩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卒贈太子太傅諡曰

靖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曾祖德言  
貞觀中爲主客員外郎祖敬先殿中侍御史父曄字雲卿少嗜  
學善屬文天性孝友祖尚清純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  
士李華邵軫交善開元中擢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二丞  
採訪使韋陟表爲幕府轉陳留邵納支使授大理評事陷于祿  
山賊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比部員外倉膳  
二部郎中建中初轉秘書少監爲於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嘗哀  
江西觀察使韋儉妹坐其夫官近畿不供賊糧沒爲婢以錢贖  
還厚爲資給歸之位省郎衣食寡乏諸子至徒步人爲咨羨朱  
泚反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書判入  
等補陸渾主簿拜右拾遺翰林學士與父並命再遷司勳員外



郎貞元六年父憂服闋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殿最混淆至是黜陟詳當無所回憚黜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降左丞裴郁中丞盧偁於中中昇秘書少監鄭雲遠孫昌裔於中上凡入是等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爲郎中累遷給事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六年杜門慎辭俄遷吏部侍郎德宗崩命爲哀冊文辭悲惋元和初累檢校禮戶吏三部尚書充東都留守轉荆南節度使皆兼御史大夫散冗戍二千人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八年轉山南西道入拜御史大夫復檢校右僕射爲河中尹十四年正授吏部尚書穆宗初立詔令尚書省代試先朝徵集制科舉人宗儒特奏設科本意當天子臨問若有司代試非國舊典恐須植罷從之俄守太常卿帝幼嗜聲色舊有師子樂備五方

之色非大朝會不作宦官領教坊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白  
宰相爲專在有司嫌其懦不任職罷爲太子少師更太子太保  
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  
納其言及朱申錫被誣上召師保以下議刑時以年高宣令勿  
拜以司空致仕堯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諡曰昭自書生爲宰相  
三任節鎮八領選部位遇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冊曰中世考課識者當知三相致身立業隨之嗤彼取容  
僥倖逢時

張廷賞宰相嘉貞子自幼失怙既長博涉經史達於政事苗晉  
卿器許以女妻之開元末特授左司禦府兵曹參軍肅宗在鳳  
翔擢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開內節度王思禮辟爲從事移  
守北都表爲太原少尹入遷刑部郎中代宗時元載以晉卿力

被用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轉御史中丞遷中書舍人大厯  
二年除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邑里榛墟乃  
勤身率下政尚簡約輕徭賦疏河渠修官廟居五年流庸盡歸  
都闕完整詔書褒美以治行第一徵拜御史大夫會李少良發  
元載陰事治訊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不禁部民移  
徙及其舟以遺救吏爲修室廬已而歸者更增於舊江津瓜步  
舟楫會通舊屬江南奏請以江爲界改屬揚州行居便之毋喪  
服除累檢校禮兵吏三部尚書荆南西川二鎮節度使建中四  
年西山兵馬使張朮入成都爲亂利奔漢州謀知朮亂不設  
備遣鹿頭戍將比干遂捕斬之復其城三蜀自楊國忠討南蠻  
後繼以乘輿臨幸又更崔寧等疊難公私鑒然延賞事爲之制  
薄入謹山府周復實德宗幸奉天貢獻踵道供億頻勞後在梁

州倚爲根本還京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先在成都奪李晟  
姐妓衛之表陳宿憾罷爲左僕射帝雅注意伺晟入朝令韓滉  
邀與平憾使薦復相延賞旣當國不忌故彙不許晟子誦婚揣  
度帝厭兵許吐蕃尚結贊和晟謂吐蕃不可信遂議罷晟兵代  
以給事中鄭雲達帝言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  
而以晟奉朝請薄其兼太尉中書令臨軒冊拜之禮功臣聞者  
爲之解體劉玄佐遣復河湟不肯行更用李抱貞遂致吐蕃背  
約劫且復建議併省州縣官吏收其廩糧以備戰士帝許之所  
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反千餘道路訾謗物議不平寢間於上  
仍復畏懼於省員內擢有幹譽者權補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  
咸以爲言會有疾李泌一切奏復幾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  
肅生平更歷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

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  
泌刑法委柳渾焉子弘靖字元理少有令聞雅厚信直杜鴻  
漸杜佑皆器許之以爲有輔相才初蔭爲河南參軍辟杜亞府  
判官調藍田尉擢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獻二京賦  
德宗嘉其文除禮部員外遷兵部郎中知制誥改中書舍人知  
東都選事歷工戶二部侍郎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論吳元濟擅總留務請先遣  
使弔贈待其不恭然後加兵詔可尋加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  
以諫悉力淮西後治河朔與上意迕罷爲河東節度使至太原  
思欲自効大閱兵實請身討王承宗不許旣而王師無功帝憶  
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問道喻承宗令其款附加吏部尚  
書檢校右僕射徙節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

慶初命代劉總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發祿山  
思明棺毀其墓衆心不悅故時將帥與士卒均寒暑行無障蓋  
出無安輿及是席於富貴肩輿而行老幼頗駭復委成參佐韋  
雍張宗厚一以簡默自處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問其言二人  
不過大體廢刻軍賜無所規拂雍欲鞭小將不伏更與繫治是  
夕軍亂執雍等殺之因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判官張澈  
自達至不知其情大罵亦被擊殺數日稍自悔詣館謝罪三請  
不對遂推朱克融主留後事聞貶弘靖賓客分司再徙吉撫二  
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家聚書畫多  
傳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於一時德陽公主治第將  
侯及家廟上表具述祖父之功德宗慰撫不令毀之然器量各  
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忤弘靖窮於權君子惜之四

子文規裴度引爲右補闕度罷貶溫令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景初官止殿中侍御史嗣慶終河南少尹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加意史職每每召見審正是非號爲稱職俄兼集賢院直學士史館修撰德裕再引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爲澄明二州刺史卒 孫茂樞字休府及第天佑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文規子彥遠博學有文乾符中至大理卿

冊口膏梁純綺寶符元理三相傳家鍾禍伊始寧俗無驕  
寧權無忤

弘簡錄卷二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

賈耽

鄭珣瑜

高郢

子定杜佑父希聖子式方從叔

韋執誼

杜黃裳

子

鄭綱

鄭餘慶

袁滋

李吉甫

李絳

子

武元衡

于頔

子方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

徙絳州正平尉署河東王思禮度支判官歷膳部員外禮部郎

中太原少尹副留守節度副使拜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

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

義反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山南東道授檢校左散騎



常侍時德宗在梁遣司馬樊澤奏事還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  
軍中皆不服大將張獻甫請殺之耽曰是何言朝廷有命卽爲  
帥矣急勅將吏謁澤已與獻甫促裝赴召軍中遂安俄爲東都  
留守遷檢校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淄青兵數千自行營還道  
出滑州或謂李納雖削僞號陰蓄姦謀冀有以逞請館于外耽  
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命館城中宴廡下士皆心服以素善騎  
射優詔許獵近郊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畏其恩  
威不敢謀貞元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  
國公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知政事患王叔文等有干屢  
移疾乞骸不許薨于位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冊贈太傅諡曰元  
靖生平嗜觀書老而益勤尤悉地里凡見四方人及使外裔者  
與之詢索風俗土宇區產山川夷阻必究知之方吐蕃盜有隴

西國家移守內地。昔時鎮戍州縣遠近不可復知。乃繪隄石山  
南九州并黃河所經爲圖。併上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  
山險水原別錄六卷。河西戎錄四卷。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  
幅隕廣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  
藝述四十卷。其中國本之禹貢外。藝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  
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覽而善之。賜予加等。或  
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  
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  
罔不通曉。兼以器局恢廣。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  
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  
宋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長者。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與餘慶綱攸共一宗。系珣瑜少孤。

遇亂避耕陸渾山養母自給不干仕進大曆中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復中拔萃改萬年尉素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人亦不敢干以私擢左補闕出爲涇原節度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母喪服除改吏部貞元初遷治畿亦兼奉先令踰年轉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拜河南尹未到遇上誕節故事當獻馬納贄官吏來白不聽旣至清淨惠下賤歛貴發務以便民會主餽餉給韓全義伐蔡密儲之陽翟百姓不知餽運之勞凡迎送救使皆有常處吏密識進退不差數步時武士統戎多恃以求取凡別檄非詔約者輒挂壁不酬有諫者荅曰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民沴也議者以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俄召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嘗顯詰京兆尹李實剝下進奉其入有數留府緡帛餘者應納度支今

乃出何色具以實對依違而免順宗立與韋執誼同在政府故事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王叔文方用事來見執誼叱吏入白卽起就閣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餐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然嘆曰尚可復居此乎起歸卧家七日不出罷爲吏部尚書數月病卒年六十八贈左僕射諡文獻

高郢字公楚山渤海徙家衛州九歲通春秋工文著語默賦當時稱之十五父伯祥爲好時尉抵祿山禁將加極刑郢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第未受官諫營章敬寺上書代宗古之明王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恒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懷禍若陛下今日營作臣竊惑之以爲功則天覆

地載陰施陽化未會有爲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  
有待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  
方務厥德固有天災不在勞人間者昆吾孔熾百姓懍懍無日  
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祖宗艱難之業  
傳之陛下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矧今太倉  
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酤之敝縱未能出禁財以起傷殘繼卒  
乘猶當稍息勞敝以與休之奈何反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  
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  
無寺猶可無人謂何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  
人則宗廟受禱子孫業慶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以爲孝者  
胡不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顧乃勞人動衆  
踵梁武遺風乎不納復應制舉茂才異行歷華陰咸陽二尉辟

朔方掌書記以救判官張曇抵死忤郭子儀意下徙侍氏丞李  
懷光引爲邠寧判官會萌反意將還河中勸以不如西迎乘輿  
不聽旣又悉兵欲鼓而西恐渾瑊孤軍爲懷光所乘與李鄆誓  
死止之懷光子瑤來候因諭以逆順言國家固天命人力不  
孫自天寶來稱兵者今尚誰在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安知三  
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瑤大懼流汗不能語時因事亟鄆與  
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逃歸事洩立殺二將引鄆詣抗  
誦無隱觀者泣下會慙而止孔巢父遇害撫屍痛哭事定李晟  
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未幾召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  
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疾士朋比更相譽薦徇名亡實一意謝絕  
請謁雖同列無敢進言掌貢三歲特甄幽隱抑浮華流俗爲衰  
遷太常卿貞元末進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順

宗立罷爲刑部尚書。明年出鎮華州。政尚仁靜。良原戍軍自駱  
元光沒後。還入神策。猶冒支歲餉。悉奏罷之。元和初。改御史大  
夫至兵部尚書。乞骸。授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  
諡曰貞生。平性剛正。恭慎不妄。交人居官廉潔。奉法不治產業。  
有勸營者。不答。子定自幼辭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奈  
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川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祖。是順人乎。郢異之。及長。通王氏易。嘗爲圖合八出以  
應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  
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歷荆益二長史。封南陽郡  
公。祖慤。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開元中爲安陵令。都督  
宋慶禮表其異。改俄使突騎施爲交河公主和親判官。信安王

漪復表署靈州別駕擢代州都督屬吐蕃攻勃律乞師轉鄯州  
都督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首千級進拔新城就加鴻臚卿時  
置鎮西軍令引兵部分塞下吐蕃懼遣書求和又悉衆爭壇泉  
與戰數十俘其大會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初至府庫虛寡  
居數歲芻粟金帛盈溢因宦者牛仙童行邊不能結其驩還諧  
下遷恒州刺史卒贈右僕射爲人重然諾慎交游愛重文學所  
引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轉刺縣丞過潤州  
刺史韋元甫待以故人子不加禮遇有疑獄不能決試以訊佑  
輒爲辦處得其契要由是奇之署爲司法參軍徙浙西淮南皆  
表從事深所委信累主客員外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轉撫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客管經畧使楊炎徵爲水陸轉運使改度  
支建中兵興賦詘建議省官曰臣聞古者咎繇作士今刑部大



理有二。垂作共工。今工部將作有二。契作司徒。今戶部度支有  
二。伯夷爲秩宗。今禮部禮儀有二。伯益爲虞官。今虞部都水有  
二。伯冏爲太僕。今太僕駕部尚輦閑廐有四。古天子六軍。漢前  
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舊將軍六十員不廢。新  
資日加。且漢置別駕。猶今觀察副使也。參軍。猶今節度判官也。  
官名職務相等。特多其名爾。又循神龍中員外置二千人。今不  
革去。當開元天寶四方無虞。帑藏豐溢。編戶九百餘萬。雖有浮  
費不足爲憂。今黎民凋瘵。昨詔使者按比天下戶。纔得三百萬。  
比天寶三分之一。出賦者寡。食者數倍。安可不革。議者動徇常  
情。以天下尚多。跋扈官吏被罷。皆往託焉。然求之建武時。公孫  
述隗囂未滅。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  
鼎立。分遣使者省吏員。併郡縣。隋開皇時。陳尚割據廢郡五百。

猶且不慮失人資敵今日悅輩繁刑暴賦遇士人如奴隸無范  
睢孽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  
軍司馬州縣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  
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又如魏置柱國貴寵第一開府儀  
同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  
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人不省虛杞當國由爲蘇州刺史母在  
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上在興元制書遺脫五管自  
此五管不屬嶺南至則開大衢疏析屋間以息火災朱厓黎氏  
三世保險不賓悉討平之貞元三年召拜尚書右丞復出爲陝  
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母喪起復改刑部加檢  
校右僕射會徐州軍亂詔兼徐泗節度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往  
平不克引還因固境不敢進命授張愔徐州節度析濠泗二州

以隸淮南乃決雷陂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列營整飭  
上馬四鄰畏之素寬假僚佐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僔李亞鄭元  
均爭權亂政帝爲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  
兼度支鹽鐵使以宰相不親事副使王叔文專權叔文喪母始  
按決斥郎中陳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不應  
謀遂之未決而收更薦李巽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讓度  
支鹽鐵於巽盡罷署吏權攝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  
還少府職務簡修公議多之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封岐國公食  
邑三千戶遇党項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疏奏聖王之治  
惟欲綏靜生人至于外方止存聲教不務疲內以事外故蕭望  
之宋璟不許馮奉世郝靈佺奇功問者邊將侵刻諸蕃善馬子

女欽求繇殺逆致成亡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絕跡求示誠  
信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華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  
取勞費哉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哲士識微  
知著之畧也帝嘉納之歲餘乞罷不聽詔三三目一入中書平  
章政事每進見尊禮之官而不名又數年固乞方許授光祿大  
夫守太保致仕仍朝朔望錫予備厚幾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  
安簡爲人敦厚平易與物無忤外示寬和持身有術人以方漢  
之胡廣復精吏治政事弘敞不尚峻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  
戎應變卽非所長性尤嗜學該涉古今勤而無倦雖位將相手  
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分猶讀書始劉秩於開元初採  
經史百家言作周禮六官所職爲政典三十五卷房琯稱其才  
過劉向佑以爲條目未盡因廣其闕參益開元新禮爲書二百

在號曰通典。上優詔嘉美。命藏書府世儒服其約而詳審禮樂  
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迄今傳之。所居樊川亭。觀森列。并木  
幽邃。每與公卿宴集。廣陳妓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  
冕。年夫人梁氏亡。以妾李氏代正封。密國夫人時論非之。長子  
師損嗣封終司農少卿。次式方字考元。蔭授揚州參軍。轉晉  
陵尉。辟浙西王緯從事。由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簿明練鍾  
律。有所考定。高郢稱之。避嫌出爲昭應令。父憂服闋。遷司農少  
卿。賜金紫。進太僕卿。至御史中丞。終挂管觀察使。贈禮部尚書。  
子棕。愔。次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  
有痼疾。式方躬營藥膳。及死。號泣終期。殆不勝情。世稱其雍睦。  
云。

附曰。中唐之臣類乏英特。彼相莫知苟安。循默珣瑜高卧。

郢佑太息何爲吐哺無乃伴食

韋執誼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美才登進士制策二  
科拜右拾遺入翰林爲學士纔二十餘便斂創始得幸于上相  
與歌詩唱和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命  
爲贊太子酬以緘帛詔往東宮恭謝因問學士知王叔文乎彼  
偉才也執誼因是得與交善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吏部郎  
中數召入預開政事時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名見與所  
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刱裴蒞常仲儒呂洞等同論執誼與叔  
文鈞黨執誼知之反奏成季等朋聚比有所窺覷望必深德宗  
令金吾伺察得其以酒食相過微狀悉逐出之當時莫測其由  
順宗初叔文欲專國政引用執誼自朝議郎騎都尉賜緋魚袋  
授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金紫乃與王伾居中竊

帝令執誼作詔文奉行於外交相黨與迷奪朝權旣因之得位復懼迫於公議輒欲矛盾以掩其迹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文暫相可否正欲共成國事不敢負約叔文數爲所梗不勝詬怒遂成仇怨自知形勢已失雖尚在位禍且必及每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心悸驚動以後叔文母喪益不用其語叔文謀起復誅不附已者執誼聞之恟惕及憲宗內禪徒黨並逐尚以杜黃裳壻避之數月貶崖州司戶自卑官未顯忌諱嶺南不欲人言州縣之名及爲郎與同舍諸職方覩圖輒閉目不視拜相日所坐堂北壁適有崖州圖以爲不祥惡之及是果往遂卒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世居韋曲號城南杜氏登進士宏辭二科杜鴻漸深所器重郭子儀辟爲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主留務部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僞作詔書欲誅大將

溫儒雅等黃裳立辯其非以贊懷光懷光流涕伏罪因矯子儀  
令黜諸將驕狃難制者軍中賴以不亂入爲侍御史裴延齡惡  
之十年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順宗立遷太常卿惡王叔文  
用事未嘗一造其門執誼方用事勸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  
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便可開口議禁密事勃然怒曰黃裳  
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賈卽拂衣而出及太子總軍國事拜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奏罷韓全義儉佞無功憲宗欲討劉闢議  
者多言劍南險固不宜生事堅意獨請討除無貽姑息上從之  
首奏罷遣監軍矯華宿弊進退號令諸將自制獨委高崇文自  
經營戰伐以至成功皆已自中指受無不懸合切於機宜崇文  
素憚劉潼使人謂曰若不奮命當以潼代山是崇文奮力率步  
騎由斜谷路進李元奕由路谷路俱會于梓潼擒闖以獻帝嘗



語及方鎮除授奏以德宗自艱難之後綱紀不立每帥守物故  
先命中使偵伺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干  
求進用帝但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怠玩罕有特由上命  
者陛下宜熟懲此弊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天下何憂不治上然  
其言又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爲治恐不得其  
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未  
嘗勞神疲體而萬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嗤後代魏明帝  
欲拔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食唐太宗笑  
之故王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  
帝嘉納之自此平夏翦齊滅蔡收復兩河還宰相機柄紀律張  
設赫然號稱中興皆其所啓生平綽有經畫遠于權變然檢身  
律物鮮貞白之譽除吏不甚別流品交通饋謝以是居鼎職不

久未盡其才時論惜之元和二年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河中  
晉絳節度使俄封邵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一贈司徒謚宣獻  
子載蔭爲太子僕長慶中遷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  
使次勝字弼卿登進士至刑部員外郎宣宗召對具道黃裳  
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嘆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至檢  
校兵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子廷堅亦進士擢第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父諡池州刺史綱幼好學有奇志善屬  
文所交天下名士張參蔣又楊綰常袞擢進士宏辭兩舉高第  
授校書郎爲郿縣尉張延賞奏掌劔南書記入除補闕轉起居  
郎兼史職無幾爲翰林學士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自興  
元還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又以監軍爲  
左右神策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綱當制奏

言舊制封建及拜相用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遂著爲令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入止內侍諸衛將軍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踰舊制朕今用爾非謂已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矜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明日見紉論以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在內職十三年小心謙抑上遇之頗厚及順宗立王叔文牛美人內外用事憚廣陵王雄辟欲危之名綱與衛次公草立太子詔上病不得語綱不待請輒跪白曰立嫡以長帝領之乃定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卽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與李吉甫不協會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使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問若何處置絳對誠如

是罪當族然聞者誰也帝曰吉甫絳曰綱任宰相守正議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外臣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居位四年遇帝方勵精默默無所建明罷爲太子賓客久之拜檢校禮部尚書嶺南節度使有康名改工部尚書太常卿歷同州刺史東都留守河中節度使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太和中年老詔加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生平守道敦篤耽玩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遊出入中外踰四十年恬澹寡欲不爲烜赫事世以耆德推之于祇德孫頴

冊曰永貞不君一狐嘯野翠風夜騰理難竟捨補天落日功首始謀後辭代叛迺第二等綱與黃裳錄所最優

鄭餘慶字居業祖長裕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從祖少微中書

舍人刑部侍郎咸有時名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餘慶少勤學通究六經深旨善屬文登進士辟嚴震山南從事  
累殿中侍御史丁父憂貞元初入爲左司員外庫部郎中八年  
遷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坐善度支使于頔貶郴州司馬順宗徵  
拜尚書左丞憲宗立復其相位方入中書與同僚議事主書滑  
渙指陳是非怒其僭傲叱之後果賊汴坐死帝聞益加禮重奏  
詞多傳古義議楊惠琳阻命用兵有介馬萬蹄之語有司多不  
曉諭者以爲不適時宜罷爲太子賓客改國子祭酒尋拜河南  
尹元和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拜吏部尚書凡  
再爲相罷免非有大過益勵清儉爲時所稱遇得失言成準的  
嘗奏旌門立戟朝廷大典近代有司只據勲官不行詳覆若京

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盧坦俱不應立各坐罰休詔換惠昭太子哀册情辭甚工又執論營工摧懷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不當無故開微俸之路時權多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先時多故太常肄樂詔禁大鼓復奏用之九年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代還除太子少師十三年特以耆德拜尚書左僕射時屢經恩授不復計考使府賓佐借賜命服被紫垂金不以爲貴帝惡其太濫詔令立制條奏又患朝廷儀制不倫藉其諳練朝章命爲詳定禮儀使委以祭酌施行乃奏韓愈李程爲副使崔郾陳珣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吉凶五禮咸有損益尋轉鳳翔尹充隴右節度使一歲戎事可觀十四年進檢校司空封榮陽郡公食邑二千戶兼判國子事太學荒毀日久欲振起儒教奏宰文官俸給修之穆宗初以師傅舊恩進位司徒卒年七十

五贈太保諡曰貞生平名行完潔不失儒者之道後生謁見幸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歷事四朝垂五十年祿賜分給親黨奉身理家極爲儉薄帝知其貧遇授方鎮必誠使者不得妄有需索沒後喪事不辦令所司給一月俸料以充則贈用示哀榮有文集五十卷弟詹甫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自少壯學博記依兄元結讀書通解與義結甚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于朝試校書郎累辟荆南張伯儀武昌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有誣屬邑官盜金下獄白直其冤中丞韋伯甫聞之表爲侍御史守法持平情勢不敢請人威憚之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降南詔異牟尋德宗使持節備撫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踰年還著雲南征行記

五奏奏上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才還華州刺史政尚清簡以慈惠爲本流民至者分地受田而居所在名爲義令小有過犯不爲威克擒盜輒以物償故民愛向名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臨行者老邁道不得去代者楊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之政人皆流涕羅拜久乃得去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闢反詔爲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授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充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時兄峰在蜀爲闢所劫畏不得全賊又方熾久不敢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用武之地東有淄青北屈魏博滋嚴守備推誠示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皆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歷遷戶兵二部尚書山南東道并荆南二節度使吳元濟反言其兵勁卒悍與下同欲計非朝夕可下宜廣方畧示恩



信務以離潰其心自表入朝欲求罷兵俄而宿兵三年調發益  
絀及高霞寓敗帝思其言授以彰義節度使寄治唐州恐其儒  
者不閑戎務復轉隨州陽旻爲唐州刺史充行營兵馬使使將  
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爲修治禁芻牧諸袁多署右  
職廩給之滋至與蔡人通好去斥候示恩信賊聞新興卑辭講  
解賊亦易滋不爲備坐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  
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爲人性寬易凡與接者自謂  
皆可見肺腑居處儉陋薄衣食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工於篆隸  
有古遺法雖病遺令處後事皆有條理嘗讀劉惔悲甘陵賦褒  
善斥惡及春秋大指然以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子都右拾遺  
郊翰林學士

冊曰憲宗初政急於懲奸如滋幸免後世所難

李吉甫字弘憲幼聰悟好學能屬文以父棧爲蔭補左司禦率  
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博洽多聞明練典故當昭德  
皇后崩卹禮廢缺命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遇之陸  
贄疑有黨由爲明州長史贄貶忠州時宰因欲加害改吉甫刺  
本州旣至罷怨結懼人益重其量移刺柳州值連喪四牧人疑  
公若不居至卽芟除視事卒以無患又改饒州誅破姦盜窟穴  
治聲流聞憲宗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俄除翰林學士遷中書  
舍人力贊討劉闢帝意方決浙西李錡厚賂貴幸請兼領鹽鐵  
并求宣歙吉甫奏言昔韋臯蓄財多故闢因以構亂錡不臣有  
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易以李異高  
崇文罔鹿頭木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園以攻渝合  
吉甫以爲非策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

李運蕭紀凡五攻蜀山江道者四宜起宣洪靳鄂彊弩直擣三  
峽不惟賊勢中分首尾不救且崇文聞之懼其成功人有鬪志  
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節度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  
力請授崇文西川礪東川使兩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平關其謀  
居多吐蕃遣使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可許盟自異  
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  
使又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謀曰邊境荒咀犬牙相吞吏  
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欲以數番紙圖千里遠塞有得地之名  
而貢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謝贊普不納朝議欲還張惜濠  
泗二州又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  
失形勢今惜乃軍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若使得淮渦  
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亦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先

時宰相議或不同必使渙請或有詔不至中書卽召渙於延英  
承旨迎意附會至有宰相不及知者四方賂遺交至弟沘竊官  
刺史吉甫劾之簿家資得數千萬貶死雷州帝愈倚信自是軍  
國大事悉以寶書易壘詔元和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究  
如閭里疾苦請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歛命有司舉堪縣令  
者出郎官十餘人爲刺史建議方鎮大爲民患自今屬郡刺史  
得自爲政不許私謁本道以杜交通選任猥冒簿記其員人得  
敘進官無留才詔討李錡起徐州兵爲先鋒與汴州韓弘犄角  
錡衆聞之果斬首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復徙韓公爲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職其位結黨傾之中丞竇羣本  
其所薦因奏羊士諤爲侍御史呂溫知雜事吉甫惡不先白久  
持不下皆銜之誣以交通術士訊問無狀羣等坐貶因薦裴均

自代懇乞罷政拜檢校兵部尚書出鎮揚州帝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每遇朝廷大政密疏利害得失以聞值江淮旱分遣賑貸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建平津堰護漕渠以時蓄洩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名還秉政入對延英五刻始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建言國初置郡不過六十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化理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舊時官制一品職田祿米不過千石俸三千緡大曆時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頗異請一切商定併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詔從之永昌公主薨有司請如德宗義

陽故事起祠堂帝命減半吉甫奏謂禮典無文非禮之舉人主  
所慎昔漢章帝欲起祠堂於明光二陵東平王蒼尚謂不可臣  
竊以爲量置墓戶二十以充守奉帝悟曰吾固疑其冗果然無  
據朕不欲破編民當擇官戶委之吉甫拜謝因言自今事有不  
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又奏十宅諸王不出閤諸女嫁  
不及時選尚皆中人受賄方遣詔皆封縣主配以門閭田季安  
疾請任薛平代之因圖上河北險要帝張於洛堂門壁日按之  
每議河北事必指目信如卿料劉濰軍屯普潤數暴掠奏還涇  
原議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傳言入寇奏  
以爲不足虞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既  
而果妄又奏復開元中所置宥州宥者取寬宥爲名居中以制  
戎酋自至德寶應間廢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

鹵數擾之詔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置宥州  
延恩縣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實之又以江淮甲三十萬  
給太原澤潞軍增馬千匹北邊一帶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  
欲取淮西吳少陽命悉意經度時田弘正已歸魏博爲內鎮河  
陽不須重兵屯戍而汝州當蔡西面兵寡不足奏移河陽兵屯  
汝州唐州又蔡喉衿請拔田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  
帝皆從之及元濟擅立吉甫請自往招撫指授羣帥不許無何  
暴疾薨年五十七帝震悼加恤臨弔葬日祭以少牢贈司空諡  
敬憲改恭懿性本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雖所不悅恒優容  
之厚於奉養服食珍美而不殖財產所居安邑里第無他墅館  
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薦引士大夫愛善無遺哀忠臣後以起義  
烈同列武元衡出鎮屢請還之帝怒左拾遺楊歸厚輕肆欲遠

斥引爲在已過用帝意釋祇除國子主簿及再入相稍修怨怒罷李藩謫裴垕不用李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所著有元和國計簿元和郡國圖百司舉要兩漢魏晉周隋六代故事略長子德修亦有志操資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嗣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召充翰林學士歷主客司勳員外郎中知制誥素偉儀觀孜孜以匡諫爲已任名冠一時上言聖恩誅李錡本以討叛蘇息一方其財乃誅求刻剝六州之人所積若因而取之恐非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之意伏望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謠詠聖德憲宗嘉納吐



突承璫請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命撰碑文絳言陛下布惟  
新之政剷積習之弊四海延頸羣生化被今忽自立碑示天下  
不廣夫大人與天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  
限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立碑峯嶺揚  
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萬代譏笑陛下嗣高祖太宗之  
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從諫如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  
武並駕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乎詔用百牛倒其石帝  
常稱太玄二宗道德風烈欲庶幾其盛行何而至此絳奏陛下  
誠能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  
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  
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官師公  
吏治幷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  
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列爲連  
舛張于便坐出入閣視每顧左右作意勸誡又見浴堂殿帝問  
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對此  
言非出陛下意必儉人勞誤所致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人  
臣進言豈不易哉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  
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上達者纔十之一二耳顧身無利以干  
不測之禍雖聞納獎旆尚恐不至今乃欲遣訶之使直士杜口  
非社稷利也帝曰朕初不知諫官之難賴卿言乃知先是當草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制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堅不肯草帝不  
能奪及還欲加開府儀同又奏承璀喪師無功當抵罪反崇以  
秩後有立功將何處之又論止樞密使劉光琦以故事遣中人

持詔哀諸道饋餉令付急遞免其需索襄陽裴均違詔獻銀器  
數百具請歸有司示天下信前後中論朝臣鄭綱裴武柳公綽  
白居易爲姦人排陷皆獲寬宥自知言切必斥悉取所上疏藁  
焚之未幾帝果怒絳謂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若惜身  
不言乃臣負陛下苟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  
臣帝爲動容許以疾風勁草人之所難遷司勳郎中轉中書舍  
人賜金紫特擢良芻與之異時顧託南面一當如此絳頓首謝  
承璀以烏重胤獲盧從史牒署昭義留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  
害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兩河諸  
鎮必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用孟元陽澤  
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聞者始服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  
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詔其麾下皆聽節度乃拜河中節度使會

任廸簡以帑府匱竭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以濟事機又言吳少誠病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咀命則決可討然蔡鎮不可並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早以赦令所貸未廣請大出宮人蠲恤流亡嚴禁鬻子帝皆順納素以嚴憚罷省游畋一日上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兒憚如此再後閏月不賜對絳奏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怪前世任賢致治今何無賢可任對曰自古無有借才異代惟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不以己能蓋覆折節下之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在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若任官舉辨措事不阿無希望依違之態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賢則常任

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  
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  
哉帝曰卿言得之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問故事  
皆有缺卿何獨無荅曰凡方鎮有土地人民或畜用度以爲羨  
餘戶部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物實  
西庫進官物結私恩臣不爲也帝瞿然悟每有詢訪隨事補益  
多協事機故所言無不聽將大用之以承璫陰有毀短先出爲  
淮南監軍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高邑縣男田懷諫父死  
請襲帝謀於絳勅上嘗威以俟兩河恒懼部將以兵圖已故委  
任皆均其力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今  
懷諫方乳臭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同任者將起而生患俄  
而田與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李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

刺其變徐議所宜絳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他日使者持  
三年表來請則制在彼不在此帝重違言詔張忠順往絳固  
請曰如典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卽拜興節  
處使復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或言太過絳曰王化不  
及魏博久矣一旦學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假令舉十  
五萬衆則歲而得六州計所費尚三倍今典天挺忠義首變汙  
俗破兩河之膽可審小費廢機事哉帝從之又患朋黨以問荅  
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希口以激怒上心夫  
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  
子遇主知則進疑則退故常爲姦人所乘若陛下上奉堯舜禹  
湯文武與數千載之君爲類乃道德同耳豈爲黨乎時以居中  
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故因以自明又言鹽鐵使王播違禁月

進不出祿廩家貲願付有司帝善之訖絳在位未常入禁上又  
言公等當爲朕惜官得無有姻故冗食者吉甫德輿皆稱無有  
絳言崔祐甫對德宗所問姻故但視當與不當非臣親舊孰知  
其才或不知者安敢與官時謂名言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  
意帝曰誠然在審至當而已又問凡人舉事常患不通於理限  
於過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君  
不免惟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猶手足之於心脅同體爲用但  
祿能護失常情所蔽願陛下以聖人改過不吝自處吉甫聞教  
坊使閔良家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驚然畏不敢諫絳獨  
上疏翌日帝於延英舉手謂曰昨見來狀知卿盡忠朕以升王  
等無侍者命訪閭里厚與錢帛祇取願者四人豈知便衙生事  
昨已加黜罰並許放歸俄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由是復召

承璀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上言北鹵方熾其憂有五一者比  
歲入馬求直今置不取當貯他謀二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  
完堞非可猝應三營策不詢衆謀遠規塞外敵一入寇應援艱  
阻四比年通好窺知河山險阻兵甲數目驅迫方去兵罷復來  
五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尋出爲華州刺史  
勸止畋獵奏罷澤潞太原天威軍捕鷹戶帝遣五坊使至華必  
令自戢又繫捕承璀田戶在部內擾民者入爲兵部尚書母喪  
免皇甫鎛惡之落故職授河中觀察使鎛得罪名遷御史大夫  
切諫穆宗畋游不聽辭疾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寶曆初  
拜左僕射與中丞王璠爭道絳引故事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雖  
去機務猶總百司署位不善姓上且班見百官中丞御史顧列  
在廷元和中僕射伊慎絳恩進博士韋謙特削其禮至僕射就



臺見中丞成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建吉右璠  
下遷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直絳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  
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  
詔絳募兵千人往赴半道兵還監軍楊叔元疾絳素不奉已激  
怒新軍誣以將收募直還爲民士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爲亂絳  
不及設備牙將王景延力戰死遂舉家遇害年六十七事聞驚  
悼冊贈司徒諡曰貞贈禮加等景延亦贈官祿子明夏侯孜以  
奏稿授將偕次爲七卷 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辟盧鈞  
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進起居郎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  
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藥召羣臣臨視璋奏罷之咸通中  
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卒

冊曰天道無知直道先夷誨人悔禍全軀保妻彼諧人者豺

# 虎何誅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侯氏人祖平一父就殿中侍御史元衡登進士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爲華原令不樂鎮將恃恩撓吏稱病去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歲中遷左司郎中以詳整任職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對延英罷帝目送之指左右曰真宰相器也順宗立爲山陵儀仗使王叔文誘以權利拒之托以劉禹錫充儀仗判官不聽叔文不悅罷爲右庶子憲宗受冊爲皇太子卽命贊引因識之登極復拜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判戶部事賜金紫封蕭縣伯上素知其堅正有守進退不苟禮信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請入覲旣又稱疾請至歲暮鄭綱許之元衡曰若是則可否全在臣下矧陛下新臨大

寶天下耳目所屬苟使奸臣得逞其私則威令從茲殆矣上以爲然遂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時蜀新定高崇文不開史事上難其代者乃拜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進封臨淮郡公崇文去後軍資儲蓄盡發無遺至乃節約庶事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上下完實懷撫蠻夷約束明具鮮有生事雅性端慎淡於接物開府選士必盡時彥八年徵還復相與李吉甫李絳同列二人情不相叶各於上前爭事理曲直元衡居中獨持正道無所逢附上稱爲長者時太白犯太微上相歷左執法吉甫者言三相皆不利吉甫乃先以元衡生月卒無何帝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王承宗李師道百計阻撓懇乞罷兵使者赴中書自事辭禮悻悻怒而叱之承宗飛章詆訐頗結怨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宅在靜安里甫出里東門北聲

滅燭導騎訶者射中其裨徒馭奔逸自樹陰突山數人以格擊  
元衡左股遂執其時卽宅東北牆外害之批其顙骨懷去時夜  
漸未盡陌上多朝騎百官恟恟旣明仗至紫宸門上聞之震驚  
御朝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恟卽贈司徒賻以布帛并粟輟朝五  
日諡曰忠愍年五十八屈指正吉甫生月以後終亦被害吉凶  
之數若符會焉生平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先  
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言  
打麥者時也麥打者聯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也舞了則  
卒矣及是皆驗上分命大索京師震恐城門加兵凡殊語異服  
皆物色之公卿節將重轅隨壁備加搜戡罷京兆裴武官賊投  
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窮捕兵侍許孟容見  
上泣涕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乎又詔立賞格能

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凡與賊謀及舍賊能自首者亦賞  
蓋藏者族王士則士平告言承宗所遣捕張晏等十八人皆斬  
之逾月東都呂元膺執淄青留郛賊門客營嘉珍自言預謀復  
誅之後師道平田弘正閱簿書有賞殺武元衡家始得其真乃  
知皆潼關吏卒受賂容奸之所致也自是凡朝者以家奴持兵  
呵衛宰相則金吾校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  
一刻乃傳點云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  
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司門員外駕部郎  
中出爲湖州刺史開濬湖陂修復隄岸歲獲禾稻蒲魚無慮萬  
計地庫薄葬瘞枯骨千餘人賴其惠未幾轉蘇州罷淫祠濬溝  
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以暴橫少思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

王緯以聞德宗不省反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劾  
我今三進官矣益自侈肆峻罰苛懲官吏重足惴恐參軍姚峴  
不勝其虐自沈于河尋轉山南東道節度使值吳少誠叛率兵  
赴唐州戰吳房收朗山縣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因請升  
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惻然有專制漢南之意悟  
者類治軍法帝晚務姑息奏無不允持下益怠慢於奉上誣劾  
鄧州刺史元洪流之端州復表爲責太重改吉州長史又怒判  
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中悔奏復舊職正倫死以兵  
聞其居彊使與孽子婚昵更高洪縱使剝下公歛私輸別將陳  
儀忿怒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左僕射封燕國公驕蹇不  
法擅以兵取鄧州據南陽時上未有所憖憲宗立權綱自出頗  
稍懼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入朝詔

可恃其家富務交結權倖有梁正言者給言與宦官梁守謙同  
宗得幸於帝次子敏因爲父納賂要求出鎮事久不效怒責所  
饋誘其奴支解之棄澗中事露捕吏沈璧并奴婢悉下獄命三  
司薛存誠王播武少儀訊問頗與子贊善大夫正秘書丞方待  
罪累日上章自理貶頗爲恩王傅子咸奪官竄敏雷州賜死璧  
封州正言論死久之拜戶部尚書會討蔡又獻家財助國踰年  
請致仕授太子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右丞張正甫劾其  
教女伎爲八佾舞僭上千朝聲態悲侈號孫吳順聖樂乃諡曰  
厲穆宗時子季友因尚主恩改諡曰思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  
發其素行倔彊犯命勢迫而勒非其宿心能保腰領爲幸不宜  
更諡不報方復官和王傅以干進無厭結客欲刺裴度伏誅語  
在李逢吉元稹傳中